

十年军嫂

雷小丽

2007年2月，我们结婚了，丈夫是一名军人，因此我的身份也有了崭新的变化，“军嫂”这个称呼，也渐渐融入了我的生命。最初的那段时光，青涩懵懂的我，只知道作为军嫂的那份光荣与神圣，与他牵手月下、漫步军营，那百分百的回头率，那一声声热情的“嫂子”，让我害羞而又自豪。

我是一名教师。有一天我正给学生上课，提问时，学生们踊跃发言。当我准备再次提问时，突然感觉自己一阵眩晕，站立不稳，接着一阵趔趄从讲台上胡乱闯到前排课桌前，双手下意识地在桌沿上，然后整个身子顺着桌腿坐了下去，这时耳边隐约听到学生的大声呼喊：“老师！老师！您怎么了？”之后就什么都知道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睁开眼睛，只见班长抱着我坐在地上，我忙问：“你们怎么都在这里，不在座位上好好听课？”另一个学生哭着说：“老师，您上课上得好好的，突然就晕倒了！”我这才想起自己已有五个月的身孕，想到医院产科的吴医生让自己上周去做孕检，但因担任班主任，一直忙前忙后，就把这件事耽搁了，想到这里，内心一阵酸楚，但此刻看到学生们望着我那一双双关切明亮的眼睛，哪有时间难过，于是硬撑着站起来，坚持上完了这节课。

由于体质原因，我整个妊娠期反应强烈，连闻到酱油味、洗衣液的味道都会难受，白天拖着疲惫的身体上班，半夜腿抽筋也得自己一个人忍受着。每次去医院，别的孕妇都有丈夫陪伴，只有自己一直形单影只地拖着沉重的身体，三楼挂号，二楼采血，四楼B超，一楼取药，再到三楼听医生交代孕期的注意事项。每一项都要自己跑，最怕别人问我：你的丈夫呢？此时此刻，是我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候，我多么希望丈夫能陪在我身边。可是，“我是军嫂，我必须坚强！”我只能这样一直鼓励自己安慰自己。说心里话，那段时间，没有埋怨过丈夫是假的，可为了让他在部队安心，我只能一个人默默支撑、咬牙坚持。而肚子却一天比一天大，直到后来走路实在困难了，才在领导和同事劝说下，回老家休产假了。

2010年农历三月十七日的中午，得了重疾的公公在院子里吐了一大口血，婆婆吓得大声疾呼我，待我赶到院子里时，看到公公躺在婆婆怀里，双腿软软地瘫在地上，我连忙让婆婆抬起公公的脚，我抱着公公的上身，娘俩费尽全身力气才把公公从院里抬进卧室的床上。这时我预感公公情况不妙，让婆婆赶紧扶着公公，自己去村里喊人，可这个点村人要么在地里干活，要么在镇上的棋牌室休闲，跑了一圈没找到人。我牵着儿子的小手来到村主任家向他求救，可村主任也不在家，于是求村主任的妻子打电话给一众乡邻，让他们赶紧回来帮忙。等我再回到家时，我又立马换下婆婆，让她赶紧把预先给公公准备的新衣服找出来以备急用。由于丈夫家只有他一个男孩，公公是他的至亲，但此时他远在千里之外的军营，作为妻子，我必须为他尽孝，勇敢地把这份责任、亲情与义务担当起来。想到这里，顾不上禁忌，我一把将公公抱在怀里，让他靠在我肩膀上，大约五分钟后公公开始大口大口吐血，我又让儿子拿来脸盆和毛巾，自己和婆婆不停地擦拭公公嘴边和身上的血迹，可怜四岁的儿子眼里含着泪不哭不闹，一直静静地站在我们身旁陪着我们。

等村人赶到时，公公差不多把身体里的血都吐完了。亲邻们一进房间就说：“怎么这么重的腥味啊？”待他们亲眼见到公公靠在我的肩膀上和盆里的鲜血才明白了原委。过了一会儿，家里的亲二爷赶来替我扶着公公。傍晚时分，公公呼出最后一口气就静静地走了。按照风俗，我们跪在地上焚烧纸钱，这时，一旁跪着的儿子侧过小脸很严肃地望着我问了句：“妈妈，爸爸呢？”不知为何，儿子的这句话让我的眼泪就像决了堤的海水，抱着他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。

丈夫到家时已是第二天，见到我们，他的泪水夺眶而出，不停地说：“我对不起爸爸，我没有见到他老人家最后一面……”看到他这样，我心似刀割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绿色军营中孝子的无奈。自古以来，忠孝难两全。公公的后事在亲邻的帮助下办得风风光光，丧事结束后，在村口，在我们返城的小路上，我能感受到乡亲们给我投来的赞许的目光。

如今，丈夫已脱下军装，我也告别了军嫂这个身份，但我的心始终牵挂着军营，那里有我们熟悉的首长、战友、朋友和乡亲，还有自己十年的青春，我也仍然习惯关注一切和军旅有关的新闻。虽已告别过往，只是初心不忘。



舞者 肖明 摄

军装情

刘明礼

那身由太阳的金黄与大海的纯蓝调配而成的国防绿，我虽然穿了整整30年，可依然没穿够……平生最爱，还是这身绿军装！

我的军装情结，缘于孩提时代。那时，“八亿人民八亿兵，万里江山万里营。”军人，是令全国人民尊敬的职业；国防绿，也是当时最为流行的颜色。记得小学三四年级时，我们班的男生，几乎清一色是绿褂子。甚至第一个拥有绿衣服的同学小虎，穿得还是真正的军装。

小虎比我大两岁，他那身军装，是在成都当师长的伯父给捎回来的。尽管是最小的型号，可穿在“人高马大”的小虎身上，还是显得宽宽荡荡。即使这样，还是让同学们羡慕不已。因此，学习成绩乏善可陈的小虎，顺利地“推选”为我们的班长。

小虎穿上军装后，“绿军装”在学校很快流行开来，男同学都以有件绿衣服为荣，连个别女同学都不爱红装爱武装。平时我都是拾哥哥姐姐旧衣服穿，这回也缠磨着母亲要绿军装。虽然家里条件有限，母亲还是答应了我的苦求。她翻箱倒柜，拾掇出早年二伯从西安部队捎回来的旧衣服，终于找到一件洗得掉了不少色、打着补丁的旧军装。母亲把它拆开，翻个面，裁裁剪剪，千针百线，给我做了一件绿褂子。由于是旧布，而且是拆成碎片重新缝制，所以成衣后有的地方打着补丁，可我还是兴奋不已，穿在身上美滋滋的……

我11岁那年，哥哥当兵到了部队，第三年回来探亲，给我带回来一顶的确良军帽。这下我可有了显摆的资本，一天到晚戴在头上，只有睡觉才舍得往下摘。16岁那年，我升到高二，身高长到近一米七，终于有了穿军装的资本。于是给哥哥写信，让他给我寄身军装回来。过了大概半个来月，那天我放学回家，赫然发现躺柜上放着一个包裹，是哥哥邮来的。“莫不是哥哥给我寄来了军装？”内心不由一阵狂喜。打开一看，果

不其然。我高兴地抖开，立马穿到身上，对着大镜子前看后看、左看右看，激动得半宿合不上眼，这也由此点燃了我的军旅之梦。

18岁，我如愿以偿，光荣参军，从此更与军装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换上崭新军装的那一刻，我激动的心怦怦直跳。虽然军装上没有红领章，但我还是抑制不住地喜欢，并把内心的全部情感融入其中。

伴着乡亲们欢送的鼓点，我意气风发地踏上军营之旅，在塞外山城开启了直线加方块的生活。这时才发现：穿军装易，做军人难。用班长的话说：“身上不掉几层皮，衣服不磨几个洞，这军装穿在身上也没兵味。”我把班长的话牢记在心，铆着一股劲，掉皮掉肉不掉队，流汗流血不流泪，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士兵。三个月的新兵连训练结束后，我的第一身军服就磨破了袖口，膝和肘部也被磨得变了颜色。人变黑了，可心更红了。当缀上鲜红的领章帽徽，面对着“八一”军旗庄严宣誓的时候，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“愿得此身长报国，何须生入玉门关。”那一刻，我才深深认识到：军装不只是种体面的穿戴，而是一种责任，更是一种担当。

眨眼之间，军装伴我走过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，伴我走过了30载军旅生涯；她陪我爬冰卧雪，她陪我沙场点兵，她陪我挑灯夜读，她陪我风雨兼程；她见证了我的成长，也成就了我无悔的人生。

如今，虽然离开了部队，可军装依然是我不变的情怀。那些穿过的各式军装、用过的军品，我都完好地珍藏着，过段时间就忍不住要翻出来看一看；衣柜中，始终挂着那身肩章、臂章、领花、资历牌、姓名牌等一应俱全的礼服，这是我告别军营的最后一刻穿在身上的礼服，每到“八一”，我仍要穿上它在屋子里溜达几圈；虽然告别了军营，但我骨子里流淌的永远是军人的热血。作为一名老兵，我一生最爱，还是那身绿军装！